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九回 求救詔入夢賢妃

詩曰：前妃入夢後賢妃，之子無良使我悲。寄語君王矜赦宥，大開法網把仁施。

啊江義士，孤家與小千歲五更入朝，就把郡主救親之意一一陳明，還替你劉爺著實地善言，求皇上連親族亦皆寬恕。如今萬歲爺准奏，已發赦書到法場去了，命將一切人犯依舊收監，等侯聖旨下來再為定奪。你去通知郡主罷，這件事可以放心的了。

進喜聞言著實欣，連連頓首跪當門。參武憲，叩東平，說謝王爺莫大恩。老少王爺齊挽起，方才款步進儀門。才能義士心歡喜，舉手忙辭眾伴行。出了東平王府內，就聽得，三三兩兩說新聞。有的道，真虧武憲王爺好；有的道，也算劉家郡主能。既上法場仍赦轉，這般造化實非輕。滿街士庶齊談論，進喜欣然趕步行。一到店中飛入報，連呼郡主與娘親。真可喜，實堪欣，轉禍為祥得好音。武憲王爺真大量，前仇不記反求恩。五更父子朝中去，就奏說，郡主來都願代刑。著實美言皇上准，還放了，無辜被累族中人。合家已到雲陽市，這時

候，依舊收監下獄門。特令小的來報復，叫郡主，如今這事可寬心。多嬌聽了驚加喜，玉手高抬叫一聲：

啊唷謝天謝地！謝菩薩的威靈保佑！

竟把雙親救下來，從今三載吃長齋。荷蒙如此垂憐念，保佑我，解了爹娘這次災。郡主於時心大喜，梵如三嫂笑顏開。

啊唷好了，不枉了上京一場，這件事公然辦妥。

到底千金有孝心，順風一路早來京。果然赦了全家難，還及那，同族之中也得寧。不枉千金修兩載，真正是，皇天不負好心人。梵如三嫂齊歡喜，郡主欣然叫一聲。

啊唷進喜呀，難為你，為奴之事帶累你多少辛勤。

今朝大事已完成，恩德銘於肺腑間。既得合家多赦了，快些同我探牢間。才能進喜言稱是，郡主還須用早餐。整備起來應到午，小的先去喚車來。黎明薄餅俱充飽，我倒也，不覺饑來不覺寒。娘去取些零碎鈔，待吾代去好盤川。再稱整銀三十兩，少停時，打點牢中也不難。就此大家俱餐飯，待車一到免遲停。多嬌應諾江媽惱，問了聲，使用何須要若干？半百之銀容易盡，又非寶穴與金山。這般花費因何故？你只當，五十紋銀用不完。進喜見言含笑道，就稱廿兩勿相耽。江媽方始房中去，先付零星約五錢。義士接來辭郡主，忙忙走出店房門。走過幽街穿鬧市，看了看，京天大地果非凡。經營士庶叢叢集，百鋪千行處處開。進喜換錢提著走，一邊行路一邊觀。暗思小主曾生子，還有侯爺庶出男。今若買些糕與果，少停帶去探南監。更兼郡主和姨母，旅店持齋可口難。若買些微乾小菜，買來不費幾多文。於是進喜心中想，東顧西瞻步步行。先吃飯，安樂館中魚肉美；又買些，佩蘭齋裡點心鮮。孫公園內多佳物，代取了，十塊新鮮豆腐乾。買罷東西重又走，叫車一直轉旋身。來回之價都言定，忙忙地，趕到招商店面前。

話說進喜僱車回店，郡主與江媽早已吃飯，大家在堂內坐等著相候。見車子已到，亂哄哄就要起身。江媽把二十兩銀子遞與進喜。江義士就在包內取了五錢多一塊，預備進牢使用的。另包整銀，要帶去與小主人盤川的。當下催促道：郡主上車罷，講定來回二百文錢，不要叫他等得久了，又要加錢。江媽就叮嚀梵如說：老妹子，你替我們看家。若然坐得倦了，可門上房門再睡。梵如點首道：曉得曉得，放心放心。

郡主於時出外邊，袖藏草稿備親觀。侯爺太郡如相問，好把其書獻上瞻。故此帶於衣袖內，上車已畢就垂簾。江媽盤膝坐車沿，進喜相隨在後邊。出了店門行得快，一鞭打動馬蹄旋。真急速，不遲延，已到巍巍刑獄間。車近虎頭門下歇，兩旁禁子一齊攔。

嗯！了不得了，這刑部監門，怎許你們這班人走進走出！

俺們守汛有嚴威，不許閒人擅往回。你等是誰休亂闖，快些退去快些回。才能進喜慌忙上，走上來，挺著腰兒笑面堆。

啊老哥們，不須攔阻，望你通一點情兒。

這是一位女千金，國丈劉侯面上親。有個禮兒祈笑納，千求放入內監門。說完就把門包遞，禁子拿來叫快行。進喜應聲多謝了，回身指點把車停。江媽扶下千金女，郡主含羞帶淚行。義士就煩人引入，一齊款步不曾停。風切切，冷清清，兩帶囚房有哭聲。紅日無光生怨氣，白雲失色起愁雲。真可歎，實堪驚，好似鄴都枉死城。燕玉佳人心膽戰，一邊痛淚一邊行。手扶乳母從容走，不多時，禁子回頭說已臨。郡主抬頭睜鳳眼，看了看，三間大屋閉堂門。真慘淡，果淒涼，裡面微聞嗟歎聲。獄卒推門叫進去，才能義士急忙行。觀仔細，看分明，早見了，太郡劉侯小主人。搶步上前雙膝跪，一聲悲喚淚如傾。

啊唷侯爺、太郡、世子恩東啊，小的江進喜同郡主來了。

一聲哭叫跪於前，因丈夫妻盡駭然。正欲問時人影閃，霎時又見一紅顏。烏綾包髻輕輕罩，元色披風薄薄棉。慘淡玉容剛至近，匆忙飛步已趨前。一捧雙袖塵埃跪。只哭得，哽咽無聲半晌言。

啊唷我的爹娘啊！不肖女兒拜見。

萬分無奈背萱堂，不意家門一旦亡。父被擒拿收獄禁，母遭拿解上京邦。可憐燕玉聞凶信，萬里雲南趕路行。一紙哀書求代罪，難得個，天恩浩蕩赦還陽。

啊唷雙親呀，今日相逢似夢中！

郡主言完哭倒地，香喉哽咽不抬身。劉侯見了悲又悅，太郡觀時喜又驚。奎壁在旁心恍惚，諸姨圍著密層層。侯爺夫婦忙扶女，灑淚含悲問一聲。

啊唷你是女兒燕玉啊！難得你這般仁孝。

幸又潛身在那邊，如今奮力救椿萱。此番正法非虧你，怎能夠，綁到雲陽又赦還。快快起來休痛哭，快把那，前情後事向吾言。劉爺夫婦方才問，又見江媽在後邊。

啊唷侯爺太夫人在上，老婦人叩頭。

國丈夫妻聽未明，含糊答應就抬身。江媽再叩方才起，郡主含悲拭淚痕。斂袖起來重退步，又呼兄長禮慇懃。失時國舅心淒切，答拜之時也淚淋。燕玉復將諸妾見，眾姨含淚謝千金。便攜幼子同相拜，郡主慇懃答禮頻。見畢就將字草送，臉帶著，羞紅兩片遞雙親。

話說劉郡主和一家骨肉見畢之後，就走到父母之前，把將生母托夢之言，是以訂婚於小春庭內，因全貞節，是以隱名姓於萬緣庵中，那些前事一一告訴明白，卻不提出進喜泄機之故。言訖，就將密書草稿遞與爹娘。

劉侯太郡一齊觀，奎壁慌忙也共瞻。上下從頭瞧一遍，劉國丈，回頭驚問女嬋娟。

呀，原來如此！竟是你救了少華，他所以今朝保奏。這等看來，我與皇甫敬是兒女親家了，何苦懷仇結恨。

我報仇來他報冤，兩年抵死不容寬。何期你有花園事，竟不知，兒女聯姻已數年。今日臨刑重赦轉，原來是，亭山為你奏明君。咳！這也罷了。事由前定果然真，未許人謀一二分。我結仇來他報恨，兩家虎鬥與龍爭。何期吳越成秦晉，反是個，兒女聯姻一至親。據此想來真可歎，當初何苦下無情。今朝幸喜亭山好，不念前仇倒奏君。仗彼目今新國戚，救吾連敗舊皇親。浮沉世事真難測，倒是你，一女留情保眾人。國丈言完連歎息，夫人默默淚雙傾。既盡孝來該盡義，為什麼，哥哥你就不心疼？書中帶筆求情話，少不得，兄長叨光也可生。今只救了爹共母，怎教我，親觀愛子去臨刑？若能保得哥哥活，做娘的，頓首還當謝你恩。太郡說

完容慘淡，多嬌雙膝跪埃塵。垂痛淚，吐悲聲，掩袖花容叫母親。非是女兒無愛意，實因其事不能行。禍根俱是哥哥起，罪首須歸兄長身。如若合門都要赦，定連父母也難生。私通外國非輕犯，哪有個，合牢之人盡免刑？就便書中添一筆，朝廷豈肯遍開恩？女兒無力全兄命，兄長還須諒下情。太郡無言垂雙淚，劉奎璧，一聲冷笑自呼名。

啊劉奎璧呀劉奎璧！你這三年的用計真是空勞了。婚姻謀不到手，反把妹子送與別人。正所謂：周郎妙計安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嗟吾枉作丈夫身，一事無成要命傾。三載以來徒碌碌，只惟逼死孟釵裙。此情到底心無怨，我和他，兩個俱皆不得成。母亦何須求妹子，我豈肯，叨伊恩惠保殘生。已寬父母吾心足，願到雲陽市上行。奎璧說完悲更憤，回觀義士喝高聲。

啊唷江進喜，你好生負我！

密室之中共你商，如何郡主曉端詳？自然你去通消息，故此同謀搭救將。今日我亡皆是汝，劉奎璧，用人之錯受災殃。說完不覺重重怨，江進喜，叩首悲稱訴細詳。

啊呀，小主恩東呀，冤屈殺了小的了！

千金得夢故知聞，放走他時必先行。進喜也知其內事，但尊主命去焚庭。紅光起處人先走，還道屍骸化作塵。今日主人來責問，真正是，覆盆之下有冤情。

啊唷世子啊！今日恩主坐南牢，進喜無能救主災。往日之恩難補報，恨不得，死同地府活同牢。小的因有親娘在，難捨殘生命一條。今日湊些銀兩在，主人留用勿心焦。侯爺太郡王皆赦，或者那，皇上開恩一概饒。幾兩白銀來盡意，望爺留著在監牢。才能進喜言完慟，遞上紋銀一個包。

話說江進喜把銀子送上，遞與劉奎璧，辯白了泄機的一樁大事。劉奎璧見他說得乾乾淨淨，心內竟不猜疑了，遂收過銀子，說了一聲道：要你著實破鈔。進喜又將帶進來的點心，分送與歸郎、貴哥。這貴哥兒已經長大了，懂得人事。早間受那一綁之驚，已嚇得半死半活。見了各色糕餅，只是眼淚汪汪地吃不下去。倒是小歸郎不知苦樂，拿過點心來開包就吃。又取了幾片百香糕，伸著小手兒遞與父親。

奎璧觀兒更痛酸，淚沾襟袖默無言。歸郎好不心歡喜，糕餅排來只顧餐。郡主於時方坐定，重來細與長兄談。正言之際人聲響，攀鳳崔郎又進監。氣喘吁吁行得急，面疑傅粉色增妍。入門似有佳音報，郡主多嬌不上前。待到了，太郡說知前後事，劉燕玉，含羞萬福袖翩翩。表兄啊，多承關切念親情，照應監中父母們。此德此恩銘肺腑，謝兄患難為寒門。多嬌言訖忙忙跪，攀鳳慌忙亦倒身。且拜且言呼表妹，愚兄何德又何能。已慚無有回天力，探望該當不足云。可敬孝心賢表妹，一封書札救雙親。如今滿省皇都內，個個皆知節孝名。此刻反來相謝我，直叫慚愧不禁能。崔郎禮罷抽身起，一揖完時啟口雲。

啊姨母姨父呀，恭喜！恭喜！朝廷的第二道旨意又下了。

愚甥堂叔做司官，刑部郎中也數年。我到那邊去打聽，才知道，赦書又下九重天。命將姨父姨母赦，原照當堂保出監。送女於歸王府去，限期半月不能寬。就只是，罪歸表弟一人身，赦書上面說分明。完姻事畢差人解，免死充軍配嶺南。族分之中都不斬，卻原來，皇后仍然保駕前。故此朝廷皆免死，又著我，姨夫姨母早離監。這番恩德真非小，就可今朝出獄門。甥處住房多有空，五間一帶在西邊。兩廂齊整無塌損，黃其初居今已搬。如若出監為住所，算來不費貴租錢。未知尊意可堪去，愚甥是，一氣飛騎直到監。攀鳳說完猶氣急，劉侯夫婦痛加歡。夫人不見寬奎璧，掩面悲啼淚似泉。國丈道言休不足，王恩已是重如山。我們出去無歸所，意到賢甥客寓中。郡主在旁眉皺蹙，暗思如此卻何堪。表兄又是孤身客，奴若同居甚不安。皇甫郎君如曉得，豈非反要動疑心。多嬌正在心中想，忽聽得，禁子高聲把話傳。

話說正在敘談之際，忽有一禁子來隔門報說道：有京兆尹阮大人家來的上差一位，要進來求見劉侯。劉侯即命喚入堂中。那家人叩首畢起來稟道：小的奉家爺之命，聞得侯爺與太郡夫人赦放出監，特著小的押著二輛車轎到來，迎接往衙門居住。當下劉侯定了主意，要到阮家。便向郡主道：你也不須再回飯店，就同著我們到阮表叔處，再打發江媽去收拾行李便了。劉燕玉方才歡喜。江媽就叫進喜出外，打發了一半車錢，著車子回去，然後好跟隨郡主同行。

於時大家要分開，奎璧含悲抓住娘。淚似湧泉流不住，說聲不肖送高堂。多時代累監牢坐，今日裡，幸得雙親免禍殃。今到阮衙須保重，莫將奎璧掛心腸。孩兒臨斬休來送，以免親觀反痛傷。不肖此時惟待死，陰魂常在二親旁。說完奎璧號陶哭，太郡夫人淚兩行。悲喚一聲雙親抱，只哭得，幾回死去又還陽。含香抱過孩兒拜，哽咽悲啼哭斷腸。

啊唷太郡夫人呀，小孩兒拜祖母。

夫人一見更傷心，臉貼兒腮只叫孫。數日依隨今又別，倒不如，依然囚禁一監門。含香亦是低頭拜，兩淚如珠落在塵。太郡含悲忙扶起，回身又送女千金。含痛淚，忍悲聲，手拍兒肩哽咽雲。郡主呀，妾身當日侍昭陽，皇后加恩賜出將。服侍主人無幾月，就遇著，被擒凶信到京邦。姜姬小妹重婚嫁，妾內懷胎守冷房。指望主人重得赦，誰知道，如今世子命將傷。含香不願居人世，我只得，恩主亡時撞法場。此是千金兄長子，伶仃幼子托姑娘。拜求撫養兒郎大，賤妾也，隨主捐身好放腸。言訖抱兒雙膝跪，只哭得，烏雲披散淚千行。多嬌郡主忙回禮，執手慇懃勸寶娘。照看姪兒都在我，你休短見把身亡。歸郎吃乳還須哺，怎教他，年紀輕輕沒了娘。勸你收成他長大，或能半世享風光。姨娘如若拋伊死，卻令我，兄長心中也痛傷。郡主說完頻相慰，家人齊勸寶含香。佳人尚欲歸陰路，奎璧含悲跪在旁。泣喚愛姪吾托你，好生為我看兒郎。若能守得孩兒大，劉奎璧，感戴恩深死不忘。寶氏見言無奈允，一堂中，人人歎息共稱揚。

話說眾人勸過了含香，就要上車出禁。周氏諸姨等，也一一拜送堂下。劉太郡與燕玉郡主坐了一輛車，江媽跨著車沿，國丈坐了一輛，進喜跟隨後面。這邊攀鳳攀鳳送出監門，乘馬而去。劉侯夫婦就向阮府中來。

車馬紛紛繞路行，行臨京兆衙門。家丁報入敲雲板，走出為官阮大人。接了劉侯書院去，後堂女眷始相迎。夫人郡主齊齊進，見禮付茶坐後廳。即遣江媽回飯店，搬移行李到衙門。

卻說劉侯太郡、燕玉郡主，一齊到了阮大人之家。各各相見禮畢，再遣江媽回店收拾行李。郡主就將梵如同來之事，告之表叔。阮京兆說：她是個出家人，衙門不便。京都草廩衙衙，有座天仙庵在那裡，叫她暫且住著便了。說罷就向夫人道：你去拿幾兩銀子，叫進喜帶去付他姨母。這些尼姑們最可惡的，怎肯許人白住。進喜遂單膝跪下稟道：小的那邊有，不消得大人費心。阮京兆說：罷了。於是進喜同著其母回店，把五兩銀子送與梵如，安頓她到天仙庵內。又取了行李，回至京兆府中。

劉侯夫婦住官衙，內外排筵款待殷。複離監門人盡喜，家生孝女眾皆誇。阮公便向劉侯道，你還該，拜謝亭山與少華。免罪也虧他父子，已聯姻眷作親家。劉侯不覺赧顏起，主意要，次日親臨皇甫衙。按下阮公京兆府，且表那，中堂出閣返官衙。

話說鄭丞相在閣中參決朝政，已接了赦書二道。頭一次是就為武憲王父子保奏，劉燕玉上京救親，故把劉氏一門人依舊收監，候旨定奪等語。第二次是赦劉捷夫婦出監，限半月送女於歸王府，然後發配雲南等語。那舉閣大臣盡說國法太寬了，有違舊例。鄭丞相也不議論，只贊了幾聲武憲王父子寬仁，劉郡主救親節孝，遂把聖旨抄錄了數行，塞在朝靴之內，然後發下部中辦理。政事已畢，即刻出閣回衙。

少年相閣即抬身，一拱相辭諸大人。走出禁門乘了轎，前呼後擁返衙門。心輾轉，意沉吟，不覺微微笑兩聲。

啊唷東平，好一個做義夫的東平王了！

父母之仇竟是忘，隨朝保奏懇君王。劉侯夫婦蒙恩赦，半月內，奉旨成婚入洞房。守義一端忘卻了，可見得，男兒容易變心腸。幸虧前者吾多智，力勸芝田娶繼房。如若其時無主意，今朝懊悔也徒然。

咳，罷了！我孟麗君就做了一世女官有何不平？

從今索性不言明，麟玉威風過一生。父母之言悲失女，現有那，雙雙兒嫂奉晨昏。兒亦有來孫亦有，何須我，歸宗複姓識家門。若言皇甫芝田處，他現在，半月之中要做親。我若此時來說破，分明與，劉家郡主奪夫君。吾為當世奇才女，豈做無羞這等人。自此安然居相位，少不得，孝心未盡上忠心。調和鼎肅君臣職，變理陰陽佐聖君。何須嫁夫方為要，就做個，一朝賢相也傳名。少年元宰心中想，早不覺，大轎八抬到府門。

話說鄺丞相到衙落轎跨下魚軒來，就向靴內取出那一張草稿，叫過一名家人說：你到國丈府中，向太王爺小王爺道喜。把這張抄錄的聖旨，與忠孝王觀看。看過了，依舊帶回。

眾人答應去如風，相國明堂進內室。先見大人方轉步，竟來繡戶脫朝衣。素華小姐忙迎入，丞相欣然把手攜。未換麟衣先坐定，屏開侍女語聲低：

啊賢妹呀，你可知忠孝王的佳期麼？

素華見說變容顏，忙問千金為甚因？鄺相從頭言一遍，梁小姐，癡呆半晌恨芝田。桃面淡，柳眉攢，暗自嗟吁暗自憐。可笑奴家蘇映雪，一定是，錯將亂夢當夫緣。癡心妄想還投水，今日方知是枉然。從此終身隨小姐，再休思，鸞交鳳友遂盟言。素華想到傷心處，暗發嬌嗔意不歡。冷笑一聲呼小姐，卻原來，東平王子是虛言。如今有了劉家女，他就要，半月之中去續弦。若此為人真可笑，說什麼，空房守義過三年。千金原配全相負，倒替她，劉氏裙釵奏聖前。

啊小姐，如今也不須為妾躊躇了。

奴家相依不另歸，夢中之約已心灰。千金放意為丞相，不必因奴反皺眉。鄺相見雲微點首，止不住，蘇氏裙釵把話回。

咳！賢妹呀，我不恨芝田負我，只恨芝田負你。

空投滇水抱冰霜，今日難成鸞鳳行。他已續弦劉郡主，你只好，此生永伴鄺明堂。少年元宰言完笑，梁氏夫人悶倚床。一片相思俱打退，從此後，安心伴著女才郎。住談鄺相夫妻話，且表東平忠孝王。

卻說忠孝王侍父入朝，求恩赦回劉府之後，就將前後始末根苗一一述知尹氏王妃。夫人大喜道：妙阿！既是朝廷准奏，我們快些差人尋一個公館，把劉郡主接過住居，再叫蘇奶奶去看看她。武憲王說：不消得，今日赦了父母，一定入監探望，不在店中的。且到明日再處。

言畢堂前午飯排，侍兒忙把椅調開。珍羅列齊歸座，骨肉團圓甚放懷。進膳之間人人報，司閫啟稟跪庭階。

啟稟小千歲得知：有鄺相爺差人在外面，向太王爺太王妃小千歲道喜，並有抄錄的聖旨呈觀。

武憲王爺喜氣生，傳言致謝相爺聞。東平千歲抬身起，親自離宮出殿門。相府家人單膝跪，先稱道喜後平身。從容呈上君王旨，說道是，閱過依然付小人。忠孝王爺忙接身，雙眉一蹙頓開聲：

呀！這是什麼喜事？倒要相爺著你前來。有勞你管家了，且在外廂稍待，俟孤家看過了依然付你。

家人應諾下深廊，千歲回身入內堂。手執一張抄錄稿，且行且看細端詳。從頭觀到佳期處，微蹙靴底暗著忙。啊呀，怎生是好了？如今此事怎調和，左右為難作弄孤。若然不負劉郡主，豈非忘了孟姣娥。已是要，佳期半月偕花燭。更何能，冷枕三年作義夫。難殺我來愁殺我，這一道，成親聖旨不如無。

啊嗚朝廷呀，只須赦了劉捷夫婦之罪，何必又要著他送女於歸？

紫階姊姊奏君前，故此朝廷下詔綸。明曉三年孤守義，故意地，限期半月畢完姻。分明作弄同胞弟，好教我，有了綸音就是難。

咳！中宮的姊姊，你知逼弟成親，哪曉得我有許多周折。

如若恩師是麗君，豈肯容我負前盟。既借燕玉劉家女，越發形藏不露情。果是孤家三載守，她或者，寸心不忍肯言明。如今這一成花燭，我就是，內裡分開外豈聞？非但孟家心怪婿，還恐怕，麗君在外曉風聲。得知我已重婚娶，索性埋名躲了身。要彼自來休指望，還愁去覓也難尋。而今此事如何好，到底是，立定心腸不做親。忠孝王爺籌畫罷，方才一直進宮門。兩層院內無多路，竟走了，兩個時辰方始臨。

話說忠孝王爺回進內宮，就將抄錄的聖旨與父母看了。武憲王夫妻十分歡喜，遂把這張綸音的草稿交付來人，叫他回衙致謝鄺丞相。然後忠孝王依舊坐下，侍兒們忙將冷飯倒出，挨了熱飯上來。

千歲方才舉箸嘗，猶嫌肴饌已皆涼。王妃傳下廚房去，再化冰魚做筍湯。侍女重新移下飯，先烹細茗上華堂。王爺背靠金交椅，冷笑開言告父娘。

啊爹爹，母親，這一道綸旨真不是孩兒之意。

只因郡主孝心高，故不伸仇懇緒袍。何必限期成伉儷，又非是，孩兒要結鳳鸞交。這番聖旨無端甚，我不過，明日辭婚再進朝。守義三年今已決，兒豈肯，前言忽改愧英豪？王爺說罷伴低面，手拿箸，牙箸雙根把案敲。武憲王爺心內氣，一聲怒喝皺眉梢。

啊嗚小冤家，你還有這許多言語！

劉家郡主守盟言，為兒之心實可憐。看彼手書堪下淚，真正是，千磨萬折在厄庵。今蒙欽命成婚配，就應該，感戴皇恩蕩蕩深。何故反雲非你意，還要去，當朝辭去這姻緣。此言虧你說得出，難道教，郡主隨親配嶺南。依你再將三載守，莫不是，令其依然到厄庵？冤家快快休多說，自有爹娘做主張。武憲說完容帶怒，王妃不悅變花容。

啊嗚小冤家，你眼中竟沒有父母的了！

諸事俱皆任你行，何須堂上要雙親。我們就此江陵去，做不起，忠孝王爺父母尊。且待爹娘回去後，你再往，朝廷駕下去辭婚。王妃言訖推開椅，立喚丫鬟婦女們。今日束裝明日去，快些來相幫收拾，明日也好長行了！一班婦女齊齊笑，共向東平千歲雲。

咳小王爺，依了夫人之話罷了，何苦使太王妃生氣。娶了夫人來，也作成僕婦們得些喜錢。

僕婦諸人笑語喧，王爺勉強作歡顏。少停膳過歸書院，尹王妃，密喚司閫進裡邊。吩咐今後須在意，小千歲，若然出府就來回。如其私放王爺出，府中家法不能寬。門上閹人連應諾，叩頭而出記心間。慢言吩咐門上事，且表王爺室內情。一進芸窗歸臥室，深深作揖畫圖前。

啊呀芳卿！孤家有失相陪了。反為些須沒要緊的事情，半日裡不伴了尊容。

王爺言罷一聲呼，坐對真容仔細觀。看幾回來呼幾遍，自言自語淚沾衣。消停不覺天光暮，窗外蒙蒙月影移。窗內女鬟邀晚膳，省昏已畢轉芸窗。含愁獨坐牙床上，悶悶沉沉想妙機。我看母親如此說，無非威嚇要遵依。日常痛愛親生子，哪有個，為媳嗔兒一旦離。生米若然成熟飯，萱堂諒亦沒言提。五更就進朝中去，拜懇君王改日期。拚著身遭父母責，到底我，三年要守孟家妻。王爺想罷寬袍服，屏退親隨掩了門。秉燭而眠專待曙，朦朧一覺曉鳴雞。忙出帳，急披衣，喚起家人問是非。

啊呀，你們可知此刻是什麼時候了？我要上朝見駕。

親隨見問說端詳，此刻方敲五下梆。千歲若然朝內去，好傳王旨到廚房。或餐或點須齊備，小的們，說聲端湯取面盆。忠孝王爺心內想，道聲不用你們忙。

啊家人們，不須忙亂，孤家今日有要緊事入朝，也不須吩咐廚房備飯，也不用取麵湯洗臉，只等我冠帶完，即刻上輦進朝便了。

親隨答應暗疑心，何故王爺這等雲？早膳不餐猶是可，哪有個，未曾淨面見朝廷？既然千歲空腹走，我等只好忍饑行。一眾家

人心暗想，上前伺候小玉親。頂冠束帶俱完畢，忠孝王爺叫眾人。

啊家人，你等聽孤吩咐：少刻出殿時也不須三敲雲板，一直到門上鞏便了。

親隨不敢不依言，絳燭高擎照在前。出了畫齋離外殿，王爺方始叫相傳。家丁喚起司閹眾，說道是，快備鑾輿莫久延。千歲立於門內守，還不去，層層開鎖早抽門。一聲喝令人俱曉，把那個，受囑司閹變了顏。

話說司閹人自從尹氏王妃吩咐之後，敢不小心察聽。今早見小玉爺果然要進朝堂，自己在那裡立等開門。心內十分著急，欲待報時，只恐小千歲動怒。欲待不報，又恐怕太王妃生嗔。沒奈何挽出一個總管呂忠，叫他出頭稟報。這呂忠自倚著先代的老家人，不怕你千歲爺難為他。一面叫司閹故意地耽擱開門，一面遂自己趕到銀鑾殿上，把雲板當當當實敲起來。

王爺一聽呂忠敲，忙款朝靴走進來。四個親隨擎燭照，卻是那，呂忠在內擊雲板。東平千歲心中急，正欲開言罵起來。只聽後宮門已啟，一名僕婦出前台。

啊擊雲板的聽者：你若為小千歲進朝，就請王爺到內宮便了。

就說太妃吩咐過，因而呂僕報宮門。忠孝王爺駭更嗔，王妃是，一聲傳話出宮中。心中一怒容顏變，喝一聲，大膽奴才放膽行。不看你為先代僕，打一頓，四十黃荆蓋在身。說完叱退隨身眾，竟向深宮內院行。總管呂忠方退出，這一番，出頭受辱怨司閹。且談忠孝王爺進，僕婦擎燈照入庭。跨進娘房先見父，看了看，雙垂錦帳靜無聲。上前只得挑幃立，欠欠身軀叫父親。未知喚兒因何事，進朝定不為辭婚。數聲連問全無答，惟聽那，國丈床中歎幾聲。無可奈何重退步，回身又向套房行。消怒色，改歡容，床畔低低喚母親。尹氏王妃呼女婦，起來閉上套房門。丫鬟答應忙忙掩，門好朱門伏一聲。床上太妃依舊睡，登時寂寂不聞聲。王爺閉在香房內，進退無門立定身。性慾起時重忍住，怒將發處又留存。只得在房端然坐，氣得個，默默無言面對燈。直至香消殘燭盡，已見那，碧紗窗外曙光明。王妃帳內披衣起，陪伴丫鬟開了門。僕婦紛紛齊伺候，參湯二盞托盤呈。王爺勉強強歡笑，代捧銀杯奉母親。尹氏王妃心不忍，也將一盞喚兒吞。回嗔作喜攜兒手，宛轉良言勸一巡。忠孝王爺難逆母，也只得，聲聲諾諾強應承。於時國丈抬身起，梳洗俱完用點心。燕國夫人來定省，深深萬福問安寧。回身又見王爺禮，問了聲，可是衣冠進午門？千歲面紅猶未答，王妃一一說知聞。奇英女伯花容笑，暗思量，倒是真心守麗君。武憲王爺傳下令，喚進了，頭門管理眾家丁。親囑咐，自叮嚀，今後須當要小心。如若要逢朝內去，先來稟報後開門。司閹家丁皆答應，齊齊叩首在階前。忠孝王爺心暗付，也只好，成親以後不同衾。當時同在華堂坐，忽聽得，雲板三敲報一聲。

啟太王爺小千歲得知：有新放出監的元城侯劉捷到了，現在府門外求見，一則請罪，二則謝恩。啟上王爺，怎生定奪？

王爺聞報微微笑，立起身來拉虎鬚。吩咐一聲請入殿，司閹答應慌忙走，武憲王爺就換衣。回過頭來觀愛子，欣然含笑把言提。

啊芝田，你穿好了朝服，等候拜見泰山麼？好好好，就此隨我出來。

國丈言完正正袍，出堂回首又相招。東平千歲依然坐，不肯回臨外殿寮。皇甫亭山親自出，直到了，銀鑾殿上降階迎。但見那，劉侯早已到儀門，氣色精神退幾分。不著蟒袍和玉帶，一身便服是元青。雖然已是充軍犯，他的那，舉止還如極品人。武憲一觀劉捷進，慌忙迎接舊皇親。連拱手，略躬身，滿面春風叫一聲。

啊唷老親翁，失迎了，恕罪恕罪。

劉捷見接帶羞顏，一片紅雲兩頰邊。搶步上前忙拱手，連稱不敢進銀鑾。登了殿，正正冠，欠欠身子啟口言。恨只恨，奎壁逆兒行不法；感則感，君侯喬梓怨前愆。今朝請罪來門下，叩謝深恩赦犯官。劉捷說完雙膝跪，殿門外，家人掩口笑相觀。亭山只得同行禮，拜見抬身款款言。男女親家無別事，今朝如此弟何安？孤家父子雖然保，這還是，一片丹誠動聖顏。道訖懇懇連遜坐，劉侯退步再三謙。

啊老皇親，犯官還該謝一謝忠孝君侯。

亭山見說帶歡容，連道原該謝岳翁。回叫一聲相請出，家人答應走如風。移時已聽靴聲響，忠孝王爺出殿中。頭戴朝冠金抹額，身披繡緞四龍袍。真壯麗，果威風，凜凜封王拜將容。一出錦屏忙轉立，雙垂袍袖禮從容。劉侯不等他參拜，就跪銀鑾寶殿中。

啊小君侯，犯官叩謝保奏之恩。

寒門叩謝保承寬，又奏朝廷赦犯官。今日登門專叩謝，這深恩，吾當結草與銜環。王爺一見忙回跪，微笑含羞叫泰山。回禮罷時重下拜，端然低說婿恭參。劉侯急欲還相叩，武憲王，扯住連雲莫太謙。公是岳來他是婿，理當受禮怎生還。於時劉捷方才住，見罷齊齊入座間。伺候家丁呈香茗，王爺舉手笑開顏。

老親翁，我想當初自從小春庭一番事後，寒家以為聯了姻眷，將來就是至親了，故此並無芥蒂。哪曉得令郎公反倒絕情絕義，處致我家門顛沛，骨肉分離，幾乎不得重圓了。

今幸依然聚一門，榮叨全眷受皇恩。本該兩家私和罷，因只為，叛逆之名洗不清。故此小兒申血本，屈親翁，悠悠今月出監門。可嘉令愛全身孝，一紙親書寄我聞。弟與少華奏聖上，難得個，朝廷恩赦賜成婚。如今彼此無嫌忌，兒女聯姻是至親。欽限成婚於半月，孤當明日請媒人。執柯就托華亭伯，擇期後，再到親翁府上聞。劉捷見言紅了面，連稱逆子實胡行。犯官身在京中住，哪曉家鄉這事情。到此一家追惡報，真正是，千刀萬剮也該應。又蒙喬梓施仁德，今日裡，復睹光天化日日期。半月欽限小逆女，恭聽命下即遵行。劉侯言訖消停坐，二道茶來便起身。武憲王爺同子送，於時劉捷上車行。

話說劉侯上車之後，這邊武憲王父子更衣已畢，同入內堂。皇甫敬就同皇太妃商議，要選擇良辰。尹妃道：我只得這一個孩兒，他身上的事要斟酌才好。到底自己看的日子不十分妥當，須得托個知道的，妥當看一看聘娶良辰。武憲王點頭道：容易容易，華亭公他卻精於數理，就托他選個日期便了。當下武憲王用過了午膳，就到衛府中相托為媒，並求擇日。華亭伯遂選定本月十三日行禮，十七日成婚。

王親大喜就辭還，尹氏聞知也喜歡。連說日期今已定，好迎媳婦入門來。行盤一過佳期近，也須將，花燭新房定哪邊。忠孝王爺聞此話，淒然欠體叫椿萱。爹爹母親啊，今日孩兒稟一聲，望祈父母且依聽。孟家小姐潛身出，尚未知其實在音。也不曉，何處飄零逃異地。也不曉，怎生度日與棲身。倘然天地重憐念，還有個，尋取重回轉辰。今日成婚劉郡主，正房須待孟千金。縱然沒有其身在，就是那，畫上真容也可存。更及誥封俱問起，十三日，只將聘禮到劉門。成婚以後須分別，劉郡主，正室夫人不准稱。難則難於連姓叫，相呼須要帶宮名。如其日日無原配，就便是，孟氏還存也不寧。再者尚有蘇家女，算來她死為吾門。墜樓殉節恩難報，兒欲在，西首宮中設個靈。父母若然依我派，孩兒就此告知聞。

啊爹爹、母親，這後邊有正中左右三處深宮，正中的是靈鳳宮，一帶九間，北面寬敞，此處以待孟家小姐。左邊的是金雀宮，一帶七間，就做了新房，安頓郡主。在右邊的是碧鸞宮，據孩兒之意，就供了蘇映雪之靈。

未知父母可依聽，如此孩兒且做親。武憲夫妻稱使得，此言有理正該應。東邊做了新人室，中掛真容西供靈。這件事情依得你，從今好好畢新婚。王爺一聽心歡喜，蘇母聞知分外欣。感激東平千歲好，也不枉，癡心姣女為損生。王妃當下沉吟想，便對亭山啟口雲。若到十三行聘禮，須得要，擺封花誥好迎親。那時兩下都光彩，郡主心中也喜欣。我想久不宮中去，明朝欲要進宮中。一來探女可安否，二則將情訴帝聞。竟說麗君原未死，求恩賜諸遍三人。倘蒙三人俱封贈，也好光輝把聘行。武憲王爺連說是，竟於明日進宮中。當時天晚無須說，次日裡，尹氏王妃便起身。僕婦丫鬟皆伺候，全身裝束貌端嚴。鳳冠扣頂垂珠絡，霞帔披身繡彩雲。寶帶全圍腰束束，朝裙八幅步盈盈。梳裝已畢華堂坐，先進參湯後點心。外面稟聲儀仗備，王妃坐上便抽身。奇英女伯來相送，乞候昭陽掌院人。燕國夫人回內室，太妃尹氏上朱輪。盤龍寶蓋前邊舉，舞鳳羅後面行。一到禁門齊歇下，八名女婢緊隨身。

守宮監使如飛報，跪到簾前奏一聲。卻值君王和國母，深宮對弈賭其能。朝廷輸下三盤子，皇后贏了十錠金。正在昭陽言笑處，忽聞啟奏太妃臨。娘娘欣悅抽身起，尹氏隨宜入殿門。正欲趨前行國禮，成宗就命坐花墩。王妃告罪吞香茗，請過安時又奏君。且說麗君猶未死，並言映雪代成婚。方才奏到劉家女，要懇恩封三個人。天子一聞如此事，大加贊歎大加稱。

啊奇哉！怎蘇映雪有此節義？

原來孟女未曾死，蘇氏裙釵改了裝。節義雙全真可喜，寡人何惜一封章。不知孟女潛身後，可有風聲到帝邦？難道閨媛能遠避，竟無消息見存亡？王妃欠體從容奏，說到臣兒要密將。天子聞言微點首，龍眉一皺道端詳。

啊太郡王妃，若然國舅要辭朝尋訪，這是難得。不若寡人替他發一道上諭，頒行天下，如有人收留者，著即送來。如有人知風者，速行報信。豈不比國舅自己去尋，更周到些麼？

王妃見說喜無窮，稽首三呼謝聖恩。國母在旁心大悅，桃花上頰動春風。嗟吁孟氏誇親女，不住地，催促君王下誥封。天子即時提御筆，頃刻間，三封立敕墨香濃。

話說元天子立時親提御筆在龍案上寫了三封誥命：封原配孟麗君為忠孝王正妃，劉燕玉為節義夫人，蘇映雪為義烈夫人。敕罷遞與皇后，皇后遞與尹氏太妃。當下尹良貞捧了誥命，三呼謝恩再拜。

卻當太妃請成宗，天子乘車到上宮。皇甫娘娘留母坐，昭陽殿裡話從容。太妃啟問懷胎否，國母低頭粉面紅。慢慢答言猶未信，過期兩月在懷中。皇妃笑說須珍重，專候麒麟降後宮。言訖娘娘呼擺飯，坐談良久夕陽紅。尹妃至晚方才出，上輦而行回府中。

話說尹氏王妃回到府第，就把那請誥封之事一一說與合家知道，武憲王父子十分感戴天恩。蘇奶奶聽見小姐封了正妃，女兒封了義烈夫人，心內喜出望外。遂拜謝了武憲王夫妻，又向東平千歲致謝，此話不提。再說元天子即時發下一道上諭，即著部中頒行天下，命各省文武官奉旨即查訪孟麗君的消息。如有人收留者，送到官給賞緞二十端，黃金十二錠。如有人知風報信者，官給賞銀一百兩。若訪出孟麗君來，即著該管地方官員，謹備車輛，差官護送來京。這一道旨意下來，孟龍圖父子與武憲王父子感恩不淺，一齊赴闕叩頭謝恩。那鄴丞相見了這道上諭，不覺暗笑道：了不得了！怎麼竟將我拿欵犯的樣子捉起吾來？咳！聖上聖上，鄴君玉去了玉字，不是麗君是什麼？何必捕風捉影，反到天下去追尋？

不說鄴相暗相嘲，且把王親表一遭。尹氏太妃忙料理，蘇家娘子也分勞。十三這日延賓客，款待媒人喜氣高。結彩懸燈多熱鬧，開筵做戲甚奢豪。即行聘禮來劉處，似那些，異寶奇珍不用標。只有一封皇誥命，喜動了，香閨郡主女多嬌。生笑暈，展眉梢，心中思量三兩遭。

咳！好生僥倖。我劉燕玉也有今日之榮，不枉昔日潛身之苦。

受盡災來受盡魔，兩年服侍眾尼姑。如今救了雙親命，苦盡甜來事事和。節孝夫人封誥命，此番光彩喜心窩。又承表叔深關切，幫貼爹娘患難間。一切回盤俱已備，近來又把嫁妝鋪。幸有表叔承當去，免得那，世態炎涼人笑奴。慢表多嬌劉郡主，且談外面奏笙歌。

話說華亭伯迎轉了劉宅的回盤的禮物，一直到了王府，看了一看甚是豐盈。遂將禮物一概收進後堂，然後銀鑾殿上排齊筵席，款待賓客。

鼎沸笙歌一日完，銀鑾殿上散諸官。已行聘禮佳期近，十七良辰轉眼間。忠孝王爺無甚悅，背人猶是淚漣漣。一臨望日親分派，傳諭廚房備祭筵。擺設三宮俱壯麗，鋪陳各處盡新鮮。先將那，麗君小像懸靈鳳，又掛這，映雪芳靈供碧鸞。惟有東邊多喜氣，一重重，祥雲瑞日映芝簾。移時處處多安頓，早已西宮設祭筵。尹氏夫人親到看，東平千歲自當先。後邊隨著蘇娘子，她早已，陣陣傷心淚似泉。進了碧鸞宮一座，侍兒啟幔入門間。上安義烈夫人位，字跡新書墨色鮮。靈桌素幃擺了祭，長煙燭影啟全筵。於時武憲王爺進，步步前來正正冠。口歎一聲三作揖，蘇奶奶，含悲回禮在旁邊。亭山揖過王妃拜，珠淚雙垂啟口言。

咳！碧鸞宮媳婦，你如今是我家人了，來享餐酒飯。

寶氏慇懃把禮回，忠孝王爺方走上，即將泉酒奠三杯。靴踏紅氈行全禮，袖舉金樽過兩肩。拜到靈前容慘淡，心中默念女嬋娟。

啊嗚映雪芳卿呀，拙夫皇甫少華敬奠。

羨卿全節跳池中，光彩吾天萬里風。今請聖恩加紫誥，特安靈位受皇封。生前未得聯姻好，死後當為結願同。玉骨已沉滇國水，香魂可降碧鸞宮。今朝帳靈筵下，乞受愚夫灑一盅。王爺祝罷行過禮，起來不覺淚垂胸。蘇家奶奶忙相謝，忠孝王爺立在東。寶氏方才登穩立，深深四福在堂中。禮完不覺心如裂，扶案悲呼袖掩容。

啊嗚映雪嬌兒，可曉得皇甫門一家祭你？

歎嗟失怙苦伶仃，倚傍為娘到孟門。長大便隨孟小姐，千金教讀已能文。原思嫁一經商婿，以了終生一世情。不道千金逃出外，留書叫你替成婚。為娘立勸應承去，也無非，解慮分憂體主人。誰料嬌兒懷死念，竟在那，昆明池內自捐生。感蒙忠孝王爺德，養我天年供你靈。今日死歸皇甫氏，恩封義烈做夫人。陰魂若有三分曉，須領天高地厚情。兩飯一餐兒可享，但願你，靈光不昧報深恩。啊嗚親兒呀！你的陰魂可往還，快尋小姐在何方。顯靈托個南柯夢，去叫千金連日旋。忠孝王爺不負舊，真心守志過三年。果能保佑千金轉，也算你，報德酬恩在九泉。

咳！我的兒呀，你的陰魂在也不在？

娘子悲時淚不乾，手扶靈桌反心酸。王妃勸住方收淚，就在階前化紙錢。事畢宮中收了祭，碧鸞深鎖掩重門。大家回至前堂內，忠孝王爺到外邊。又把自家床與帳，搬於靈鳳後宮中。晚來相伴真容睡，滿室薰香掛暖簾。金屋雖空無玉女，鋪陳也是洞房然。王爺頗覺心中喜，倒像是，已了當初射柳緣。此話不提談前事，且云發轎娶嬋娟。

話說忠孝王府中一到十七這天，各件事情俱皆整備。吉時已至，遂發轎迎親。

重門大啟彩球飄，起轎迎親奏鳳簫。對對宮燈紅燭動，行行執事彩搖。沖天富貴非同小，蓋世風光委實高。花轎起時人擁塞，來迎郡主女多嬌。慢談此處親王府，且把那，京兆衙門表一回。

卻說王府行到劉家的禮內，有白銀一萬兩，黃金一千兩。郡主叫留下一半與父母作為盤費，這一半交到阮京兆夫妻手內，端正治備妝奩。

阮公一力替調停，盡有那，五百黃金半萬銀。府下差官都出力，衙中奴僕盡差行。只因嫁到王親府，誰不趨迎與奉承。又且家人多幹辦，妝奩得利甚豐盈。雖然減半為盤費，竟像是，價值千金與萬銀。賠嫁丫頭俱買下，兩名年長兩名輕。並典一房男與婦，還有那，江媽母子自隨行。新人十六先開面，絞得花容又出群。翠鬢如蛾眉更細，上冠便是阮夫人。一臨吉日都忙亂，合府黎明就起身。郡主方才臨寶鏡，撲通通，三聲花炮已臨門。但聽那，一派仙樂起華堂，樂人儂相早催妝。喜嫗服侍臨窗坐，梳洗完時早出房。頭戴鳳冠珠玉響，身穿蟒服羅綺香。巍巍郡主聲名貴，赫赫夫人步履莊。一出畫堂辭叔嬸，深深八拜謝恩光。阮公夫婦回雙禮，郡主重行別父娘。彩袖提時雲掩映，宮裙拂處露鏘鏘。亭亭拜倒紅氈上，慘淒淒，低吐悲聲欲斷腸。

啊嗚爹娘呀，女孩兒今朝拜別。

望祈珍重自家身，勿為孩兒掛在心。聖旨難回鬢髮配，奴當拜送嶺南行。此番皇甫門中去，少不得，與婿商量這段情。可贖罪時當贖罪，決不忍，尊年父母去充軍。若然死力難相救，也只好，賄囑官兵起解人。托彼長途來照應，免叫父母受艱辛。爹娘萬勿心悲苦，就是那，兄長臨行且看孫。幼姪歸郎如赦出，即交表叔大人門。更兼貴弟諸姨等，若得寬時也共存。無子姨娘須遣嫁，有兒庶母可棲身。如其依傍官衙內，女孩兒，也好常來探一巡。若要婿家來相養，只覺得，我們事事靠他們。此言不過商量語，父母

心中斟酌行。郡主說完悲倒地，劉侯夫婦挽千金。垂痛淚，按悲聲，齊說孩兒你放心。諸事如今依你做，看來贖罪不能行。充軍已是皇恩重，倒不須，再起空勞妄想心。兒到東平王府去，好生做個大賢人。料來婦道兒知曉，也無非，孝順翁姑二長親。只有一般須切記，萬分耐性莫稱尊。爹娘現是他家救，況且是，運敗難和當道尊。兒若居然為郡主，豈不容，被人牽撥爹娘門？一言囑咐須當記，諸事之中你自評。言出放聲扶女哭，多嬌應命始抬身。已聞三次催妝畢，要請新人上轎行。兩下喜媿扶郡主，頃刻間，香風送出玉人來。但見那，兩邊音樂響雲霞，寶輦高抬出阮家。京兆大人親自送，劉侯不去調烏紗。陪房婦女乘青輦，好似那，群卉圍住第一花。迎轉新人多熱鬧，官街十里合聲誇。路經米市衙衙過，表一表，孟相龍圖學士家。

話說皇甫家忠孝王府的府第，造於外廊營內，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卻在爛面衙。這邊迎親的花轎轉來，正從米市衙衙孟家龍圖相國的衙門前經過。那些家人們早晨看見空轎走過去，一個個傳說說忠孝王爺府中發轎迎娶劉郡主，好齊整職事啊！那幾個有夫的僕婦是住在外廂的，有幾個該班上去伺候夫人的，這些是閒空著的了。聞得男子說新人尚未娶回，大家十分高興。一面差遣自家兒女在外等著，聽見吹打了就進來通知，一面自己忙忙急急洗面梳頭。

大小房頭媳婦們，大家等候看迎親。搽白粉，挽烏雲，忙裡偷閒又點唇。手腳匆匆心著亂，一邊梳洗一邊聽。正然側耳留神聽，遠遠道路花炮聲。但聽那，轟天大炮震雲霄，一片金鑼隱隱敲。齊喊兩聲花轎至，鴉飛雀亂大家跑。這一個，放開小小金蓮腳；那一個，掉轉纖纖楊柳腰。這一個，後復亂跟前面走；那一個，右邊斜趁左邊跑。這一個，高呼張姓姑娘看；那一個，笑喚錢家娘子瞧。又見紛紛兒女進，慌慌急急喊聲高。

啊唷花轎來了！花轎來了！媽媽孀孀們，快些出去看看，走過了，抬過了衙門。

一片人聲喊得忙，眾多僕婦好生慌。大家擁出頭門外，貼肚挨肩往外張。幸喜迎親尚未過，遠聽那，黃金鑼打響噹噹。好齊整呀！陣陣鑼催職事來，披紅人役舉行牌。金瓜對對前頭走，鉞斧雙雙逞大街。雲影亂遮宮扇動，日光斜射繡旗開。一層層，帶刀軍士挨排走。一隊隊，王府家丁按數排。頂馬一員居中走，又聽得，笙簫細樂彩軒來。但見那，一派仙音通漢霄，悠悠喝道接聲高。清和流水吹鸞鳳，響過行雲奏鳳簫。寶炬雙枝中道掌，宮娥女子兩邊排。黃綾傘下臨花轎，鼓樂喧天陣陣交。好熱鬧呀！羽蓋擎拿一朵雲，金鑼大轎過衙門。千花映日團團捧，百彩翻風蕩蕩輕。八抬八棹真榮貴，綠紗隱隱坐夫人。後頭幾頂青圍轎，又有那，京兆高軒侯送親。凜凜威風來四野，一齊直往外廳喧。霎時看罷迎親事，哄動了，相府家中僕婦們。

啊唷唷好威風啊！好貴顯啊！咳！我們的小姐好沒造化，把這抬天的貴顯倒讓了別人了！

可惜千金主意差，幾年一去不回家。堂堂婚配將身躲，把這樣，誥命夫人讓了她。僕婦家人齊歎羨，家丁人等多嗟呀。其時看過都完後，他們就，沸沸揚揚進內衙。

話說這些看迎親的僕婦們挨擠著進來，有幾個走到上房內院，在迴廊下對著那些該班的女人說：你們沒造化輪著該班，似我們倒來看了一場熱鬧的花轎。眾人問明白詳細，一齊跳起來：好啊，你們只顧自己看，就不進來通個信兒，我們大家看看？那時候太夫人已用過點心了，我們也可以出來得的。眾僕婦笑著道：說得好笑，那花轎是停在大門外叫人看的麼？還等得追來呼喚起來，深遠房子，進來通知，他好抬了去？

眾多僕婦笑聲頻，房內夫人聽得明。正惱東床婿無義，在那裡，挨廬獨坐淚淋淋。忽聞人語廂廊下，開口低言問一聲。僕婦幾名齊入內，合歡袖手立房門。夫人良久回眸問，可是嘈嘈說做親？王府完婚劉氏女，諒來竟像正夫人。一班僕婦齊聲應，亂亂哄哄告訴聞。

咳！太夫人呀，真正是絕盛的職事，好不威風！

發喊敲鑼一路來，金瓜玉斧過長街。重重職事言難盡，又有那，黃傘高遮大轎來。擁護之人多體面，披紅跨馬兩邊排。劉家郡主真洪福，她的那，花轎巍巍八個抬。可惜我家賢小姐，榮華富貴別裙釵。眾多僕婦紛紛下，只氣得，韓氏夫人不開。

話說孟夫人聽了這些言語，只氣得啞口無聲。僕婦們見夫人有些怒色，一個個多退出房門外了。

韓氏夫人坐在房，又悲又氣兩難當。妝台一靠流珠淚，口叫親兒在哪方。三兩年來無信息，不知死活與存亡。今朝讓於劉家女，赫赫威威做正房。

啊唷芝田呀：你太口是心非，把原配置於何地！

口口聲聲守麗君，立志必要過三春。花言巧語天花墜，離了真容變了心。別姓聯姻還可恕，又娶那，仇家之女做夫人。今朝熱鬧成花燭，竟還敢，發銃鳴鑼過我門。如此揚威和耀武，分明羞辱孟家人。冤家這等無仁義，我明朝，討轉真容斷了親。韓氏夫人心氣苦，渾身發冷手如冰。和衣倒在牙床上，哭濕香羅帕幾層。不表孟家丞相宅，且談忠孝王府情。

話說迎親的轎子向外廊營王府而來，這邊忠孝王府中大開三面轅門，高搭絲繡十里。有那合朝的文武陸續登門，只有孟龍圖在頭門外道了個喜，借言有事，便打轎而回。武憲王先一日自請過保和殿大學士鄺相並其夫人到來吃喜酒，明堂因恐夫妻同去，被那娘子認出女兒來，反為不便。遂回復了來說：夫人身子欠安，不能拜賀，自己必來道喜。到了十七這天，暗思道：也罷，待我去受他夫妻一個禮兒，看一看門生媳婦有何不可？遂頂冠束帶，向王府而來。

少年相國坐高軒，打道搖來王府前。轎過懸燈棚十里，滔滔直入正中門。司閩早接忙飛報，早聽得，鸞號盈盈鼓樂天。武憲王爺頭裡走，東平千歲後邊跟。勇彪熊浩同迎接，還有那，老少公卿文武官。鄺相慌忙下了轎，蟒袍玉帶列班班。一齊都在儀門內，欠體躬身面帶歡。金襪烏紗排隊隊，上前來，欣然一拱就開言。

啊唷了不得：下官恭喜來遲了。老大人，眾年兒們已都到了麼？

文武官員應一聲，皆稱恭候大人到。明堂步下躬身遜，玉階前，謙讓多時進殿門。但見銀鑾生喜氣，彩球滾滾掛三層。地鋪織錦十條毯，梁掛垂條百盞燈。十扇屏開描孔雀，四重簾捲起香雲。於時進了銀鑾殿，次第前來把禮行。一眾大臣先走過，正冠深揖合聲雲。

啊唷鄺大人，下官們有禮。

少年相國急忙忙，見了文官並武官。老輩功勳齊在上，深深打恭在銀鑾。

啊唷相國大人，卑職等恭參台駕。

元宰明堂正正袍，連稱不敢略躬腰。深深一揖相回華，老輩功勳退右僚。又見衣冠排濟濟，上來了，門生大小眾英豪。威風凜凜響響動，壯氣堂堂劍佩搖。一字排開齊見禮，恭行已畢各呼腰。

啊老師大人，門生們拜見。

風流相爺叫年兄，冠帶端嚴答禮同。武憲王爺方走過，欣然相見十二分。明堂一見忙回禮，欠躬開言帶笑容。

啊唷老皇親，恭喜恭喜，今日領了花燭華筵，明年還要相擾湯餅大會了。

國丈聞言喜氣揚，謝聲金口賜禱祥。明年如若開湯餅，少不得，蓬萊生輝要耀光。國舅在旁紅了臉，上前相見鄺明堂。少年元宰容含笑，一拱手，稱賀東平忠孝王。

啊唷東平君大喜，今日是花燭良辰呀！下官要叨飲一杯喜灑。

千歲疑師是麗君，面前越發作愁形。蓮花慘淡羞招首，柳絮淒清不展痕。假正衣冠連遜坐，千情萬態總傷心。明堂只作不看見，回喚廳前伺候人。

啊管家，爾去恭喜太王妃一聲，說我多多慶賀，今日娶了少王妃，明年要抱小世子了。

家丁答應就起行，寶殿諸官坐定身。鄺相居然第一位，向那些，滿朝文武敘寒溫。言詞敏捷京都客，態度風流冠眾賓。合殿文官和武將，惟有他，一談一笑可人聽。於是獻過香茗畢，武憲王爺欠體雲。今日門生成喜事，理當要，同邀師母飲杯槽。如何客氣

來回復，相國夫人不肯臨？喜酒幾杯須請飲，我當遣轎再恭送。皇親言訖回頭看，叫過親丁兩個人。

啊家人們，快備轎馬，去請鄺夫人早早光臨。

一聲吩咐不遲挨，兩個親隨要下階。相國明堂呼且住，眉頭微蹙暗思裁。天生狡猾聰明性，他的那，應變言辭隨口來。

啊啟謝武憲王費心，內子實因身子不健，難來領情。

近來時倦喜安寧，飲食思酸嘔吐頻。看脈醫生雲喜事，下官診視也如真。故而不便來行動，這如今，少坐多眠日用參。謹謝盛情重見召，倒不須，再勞尊官往寒門。少年元宰言完笑，武憲王爺賀一聲。

啊呀，原來為此！恭喜恭喜。既是夫人不宜行動，怎敢相強。

當下呼回僕一雙，公卿合殿賀明堂。諸官不過齊恭喜，座上癡呆忠孝王。默默無言容慘淡，沉沉俯首意悲傷。正衣強忍心傷淚，暗自嗟吁暗思量。

咳！這還有什麼疑心？師母已要生世兄了，哪裡老師還是個女子！

今須謹慎莫多言，休把恩師當麗君。師母已經懷孕了，斷非還是孟千金。王爺正在心中想，忽見門丁報一聲。

啟王爺得知：有司禮監孫公公到了，持齋御賜的賀禮而來，向王爺道喜。

老少皇親立起身，大排香案跪相迎。中門接入孫司監，四個龍盤擺殿前。盒蓋一開掀錦袱，口傳聖旨賀皇親。亭山父子忙稽首，望北三呼謝了恩。只見盤中排賀禮，金輝碧耀放光明。紅綾包袱周圍裹，紅綠絲絨左右分。這兩盒，玉帶龍袍加國舅，那雙盤，鳳冠霞帔賜夫人。於時收進君王物，就與孫公把禮行。留在銀鑾吞喜酒，一齊入座飲香茗。少停到了華亭伯，喜色匆匆娶轉親。剛與眾官相見畢，早聞遠遠起仙音。黃金鑼響人聲雜，撲通通，花炮轟天轎到門。寶蓋圍圍飄進院，漫天帳下彩軒停。伴房僕婦齊齊立，贈嫁丫鬟對對排。鼓樂盈盈吹妙曲，笙歌細樂清新人。阮公先入銀鑾殿，然後那，尹府夫人開轎門。檳相端嚴齊賀禮，喜娘扶出女千金。響珊珊，風飄玉■隨蓮步；光閃閃，日映宮衣結彩雲。一上銀鑾人簇擁，頃刻間，高排花燭要成婚。諸官起立東西首，鄺相欣然觀玉人。但見那，殿庭燈燭照輝煌，一片仙音起兩廊。鳳笛聲中邀淑女，香花影裡立才郎。左邊是，風流國舅英難客；右邊是，節孝皇姨窈窕娘。並立紅氈行大禮，分明一對鳳鸞行。登時參起天和地，交拜完時見合堂。武憲王爺忙走過，手推鄺相道端詳。

啊老師大人，請到上邊坐了，好待門生夫婦參拜。

少年元宰再三謙，欠體尊稱不敢言。武憲王爺推上座，正顏說是理當然。門生若不虧夫子，怎有今朝這一天。叩頭萬千猶未足，何況道，四雙八拜跪尊前。王爺道罷移交椅，扯住明堂轉首言。

啊呀兒媳們過來，行禮拜見了老師大人。

喜嬪筵擁上前行，新婦新郎並立身。這一個，招展龍袍搖寶帶；那一個，飛揚彩袖拂宮裙。雙雙拜倒銀鑾殿，上坐著，相國明堂老大人。國丈推坐難立起，竟受了，端然八拜始抬身。慙慙回揖稱恭喜，早有那，相國家丁進殿門。手托銀盤單膝跪，高堂賀禮送新人。明堂側立含歡道，薄物些些表寸心。王府家丁收進去，這一邊，新郎新婦謝媒人。諸官見過齊迴避，請出王妃女眷們。

話說眾官迴避之後，遂請後宮女眷出來。這一天是尹御史夫人、奇英伯姑嫂並有幾位親眷都在府中，當下都請出至外殿。忠孝王夫婦先見了外客，方拜見自己的爹娘。

喜嬪遜坐不遲延，國丈王妃到上邊。儂相在旁遠贊禮，新人夫婦就登氈。女如花朵郎如玉，八拜深深殿座前。尹氏太妃欣喚挽，皇親國丈笑呼攬。受完全禮齊齊起，左右分開啟口言。

啊唷，好好好！孩兒媳婦起來，願只如鄺老師的金口，早日為我兩老人家生個孫兒。

忠孝王爺面帶羞，紅飛雙頰只低頭。臨時見禮俱完畢，一派笙歌透鳳樓。送入洞房繡錦帳，坐床撒帳結鸞姻。交杯已畢新郎出，眾女眷，笑語而來進洞房。

話說忠孝王退出洞房，尹氏王妃就陪著眾女眷到金雀宮來觀看新人。江媽便領著那僕婦四個丫鬟，走過來跪了一跪。太王妃一邊瞧一邊問道：哪一位是三嫂？江媽就堆下笑臉來，應道：太王妃，老婦人就是郡主乳娘。尹氏太妃歡喜道：好好，你就是江三嫂麼？咳！真正難為你娘兒們的義氣，救了我小千歲，又跟著郡主受千辛萬苦，可謂皇甫門中大大功臣了。我一家無不感戴。

江媽見說心中喜，滿面春風志自驕。正欲開言來接口，偏偏的，王妃要去多嬌。抬玉手，舉鸞綉，輕把銷金繡幔挑。只見新人微款步，下床而立甚妖嬈。鳳冠映額垂珠絡，鸞帶低裙蕩錦縑。翠黛細分雙柳葉，朱唇小啟一櫻桃。眼流秋水凝凝盼，腮際紅霞起復消。立倚牙床無限態，好一個，風流窈窕女多嬌。王妃看罷新人面，由不得，笑滿花容喜氣高。重將燕國夫人視，又把蘭臺姪女瞧。三個比來相彷彿，自然是，奇英女伯更丰標。評上下，比高低，心內吁嗟三兩遭。

咳！新媳婦是苦過來的，她所以略消瘦些兒，若然調理起來，怕她不是個乾女兒樣。

可喜吾家福命齊，娶來新婦亦流離。花容雖瘦肌膚細，眉眼風流鬢腳齊。雖非絕世無雙樣，也算得，出類超群骨格齊。不長不短生得稱，可愛她，輕輕伶俐俏身軀。

咳！要想如畫上的真容是不夠的，像這般婦也算得起一個當世佳人，可以在美貌叢中賭賽得過了。

王妃當下暗思量，女眷紛紛亦贊揚。稱賀太妃真有福，娶這般，有容有德好新娘。於時遂在香閣坐，飲一杯，金盞銀匙百果湯。早報華筵筵席備，黎園子弟要登場。王妃陪著諸賓客，又請新人出洞房。女伯手攜劉郡主，香風送出兩紅妝。笙歌齊奏安筵席，太王妃，冠帶端嚴送酒觴。女眷各依次第坐，朝南獨案待新娘。多嬌郡主食長素，況且是，新娘含羞本不嘗。乳母江媽預備，已有那，精奇素點在蘭房。當時坐席俱完畢，打鼓鳴鑼做戲文。

話說皇親府的勢耀，無人奉承的。有宛平縣送來的女戲一班，叫百花班，就在後殿中演戲。一班叫瑞雲班，卻在外殿前開場。

銀鑾殿上擺華筵，鄺相高居首位專。餘者官員分次序，傳杯遞盞一堂歡。重重喜氣浮甘露，疊疊祥雲散瑞煙。女子梨園呈目錄，諸位席上遍相謙。眾人遜與明堂點，鄺相欣然擱盞觀。

卻說鄺丞相看了看目錄，就點了一本《吉祥兆》，也是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故事。當下瑞雲班女戲子遂扮演起來。

金鑼喜響一聲齊，台上裙釵出扮嬌。舞態風流多窈窕，歌聲宛轉韻低高。情形巧妙娛心境，意想天然出世標。演到中場更換席，上來了，優人勸酒二多嬌。

話說演到中場換席，就有那瑞雲班的兩個生旦走入來勸酒。一名花映月，一名柳垂煙，都打扮得輕盈竊窈，翠袖珠圍。

兩個佳人人殿門，雙雙繞席勸金樽。執壺先到明堂座，酒眼微招亂了心。看看少年元宰貌，眉梢眼角動春情。提翠袖，捧金樽，招展花枝拜在塵。滴滴嬌言稱進酒，報上了，垂煙映月兩花名。風流相國微含笑，飲罷大杯又見斟。兩個多嬌齊跪勸，他的那，粉腮含笑眼含情。東邊接得西邊到，鬧亂了，年少風流鄺大人。才飲花姬杯內酒，又見柳女手高呈。明堂不覺微微醉，臉上紅霞兩片生。就向二姬言醉了，你們去，持觴諸位老爺吞。柳姬叩首連連勸，燕語鶯聲叫得親。

大人啊，花映月他敬了三杯酒，怎麼賤妾只進得兩杯？這一杯酒是要大人飲的，待垂煙唱個小曲兒，與大人下酒罷。

言訖佳人放了壺，輕敲檀板就低歌。唱成雙調天仙子，卻是那，美女思春想丈夫。曲罷上前重叩首，春尖捧酒笑相呼。

啊好大人，賞賤妾個臉兒。

明堂見說面含歡，接上金杯一口乾。先把銀魚酬映月，復將玉佩賜垂煙。二姬再拜深深謝，退上紅氈敬眾官。諸位公卿俱勸過，又到了，東平千歲繡筵前。王爺不覺微含醉，眼看佳人悄悄言。

啊瑞雲班的生旦，你們受了哄了。鄺大人是不醉之量呀，如何只敬得六杯酒就罷了？孤不吃酒，你再去跪勸老爺。

兩姬見說動明堂，笑滿花容喜氣揚。辭了王爺忙轉步，又來首席敬霞觴。連斟玉露春風暖，對捧金樽妙態狂。這一個，帶笑微牽蟒袖；那一個，含情暗暗弄詩囊。少年元宰凝眸看，故意相調二女郎。左手攜著花氏女，右手扯扯柳家娘。兩姬見此多情態，只引得，魂也飛來魄也揚。酈相酒深微覺熱，推開交椅換衣裳。垂煙映月伴承奉，服侍寬衣立兩旁。

卻說酈丞相酒後寬衣，柳垂煙接了繡蟒貂裘過去，映月就捧了銀鼠紫袍來。

服侍完時折蟒袍，交與了，相衙僮僕放衣箱。方才回到筵前立，俏眼流波只顧瞧。賓客相催完正本，殿前退出兩多嬌。東平千歲偷睛看，暗暗沉吟三兩遭。

呀！酈老師竟是個風月才人，還不如孤家的老實。

卻被花姬並柳姬，千情萬態動心機。玉佩銀魚都賜賞，十分有意暗調伊。宛平送到雙班戲，孤倒未，將手攜來仔細觀。不道恩師心反悅，還蒙憐惜此雙姬。

咳，也罷！孤家又沒有什麼歡心，改日把瑞雲班送與老師罷了。

不言千歲暗沉吟，且說重新演戲文。正本做完筵席散，台前鑼鼓霎時停。赴宴官宰齊齊起，武憲王，父子相同送客賓。高掌號，遠提燈，文武官員次第行。相國明堂先上轎，前呼後擁出儀門。今朝貴客紛紛去，上馬乘車坐轎行。十里彩棚燈燭影，兩條官道馬蹄聲。公卿散後夫人出，尹氏王妃送起程。頃刻之間中外靜，王親父子入宮門。更衣已畢齊歸坐，忠孝王，靠椅長呼叫一聲。

啊唷累殺了！今朝拜了這一天，弄得我好不勞倦也。

王妃含笑叫芝田，誰不成親拜一天。倒是辛苦蘇岳母，為我們，鋪排料理未曾閒。今朝娶了新娘子，也沒功夫觀一觀。不過要兒行一禮，有何勞倦就言煩。既然如此安眠罷，我叫丫鬟送你回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忙走進，蘇家奶奶臥房前。其時寶氏方思女，默坐檀床兩淚連。看見王爺忙立起，手拿著，一方羅帕拭啼斑。東平千歲慰勸謝，又要我，岳母慰勸這一天。今日真真煩惱極，婿尚未，晨昏作揖往靈前。蘇家娘子稱當得，聊替王妃代代煩。花燭自然多熱鬧，何須勞駕到西邊。王爺便在燈前坐，就與那，寶氏相談片刻間。因見淚沾羅帕濕，慰勸勸慰二三言。忽聞定省新人到，窗外燈光一片明。蘇氏忙從簾縫看，果然引道一雙鬟。紅燈閃過嬌娥現，環■叮嚀步上前。態度風流容絕麗，身材俊俏步端嚴。珍珠絡索身披掛，看不分明似神仙。萬福深深提彩袖，低呼姑舅在旁邊。王妃夫婦容顏悅，說是慰勸該卸冠。使命侍兒移交椅；新人告罪坐端然。於時女婢呈香茗，那嬌娥，兩盞香茗姑舅前。然後自家歸了坐，金杯雙捧玉尖尖。略吞幾口稱安置，立起身來告退還。尹氏王妃忙忙送，新人竟轉洞房門。蘇家娘子連聲贊，忠孝夫人貌果端。日內聞聽人說話，妾身不空未曾瞻。這般風韻真稱絕，一派幽閒出自然。忠孝王爺微帶笑，起身款步出堂前。已觀侍女擎紅燭，武憲夫人叫早眠。千歲低頭辭父母，王妃含笑甚欣然。目觀愛子隨他去，說了聲，今日真稱大事完。不表王妃心內喜，且談千歲出堂門。繞廊不走深沉院，來至夾道人後邊。先至居中靈鳳所，王爺回首叫丫鬟。

啊侍兒們，你替我上個燈，再往金雀宮去。

丫鬟答應進宮門，便與王爺上了燈。千歲就將門帶掩，竟來金雀洞房行。廊曲曲，院層層，到了宮前報一聲。三嫂帶從諸婢出，洞房簾外跪相迎。王爺便命諸鬟起，回看江媽大喜欣，

啊唷了不得了！你是義士的母親呀，怎麼也跪迎起來了？得罪得罪！

連說應該與婢回。千歲還言休如此，你身於我有奇功。其時三嫂欣欣喜，便讓王爺入宮中。婢女諸人齊退出，江媽隨進臥房中。東平千歲抬頭看，洞戶鋪陳迥不同。古玩層層排寶案，新房處處起香風。春光錦帳深藏瑞，燭影紗窗淺映紅。繡幔半垂還半掛，有一位，仙姬隱隱在巫峰。王爺不覺神思動，眉上腮邊起笑容。步過窗前伴咳嗽，先於椅上坐居東。飲茶略共江媽語，然後才，立起移燈入帳中。但見那，新人早已卸珠冠，斜掩紅衣坐帳邊。雲髻金釵增豔色，長綉廣袖倍嬋娟。嬌羞不語偏生媚，雅態微顰頗動憐。一見人來抬玉體，真正是，黃金屋內貯神仙。王爺看罷心內喜，就把那，紅燭放於小案間。移步上前攜玉手，慰勸並坐在床沿。容帶笑，面含歡，臉對多嬌吐一言。

啊唷芳卿呀！

自從一別小春庭，我見香羅似見卿。顛沛流離俱歷盡，到今不覺已二春。謝賢卿，不從親命歸催去；謝賢卿，願守孤貞避法門。謝賢卿，一片真心懷大節；謝賢卿，三年受苦隱芳名。今朝花燭新房內，孤待欲，頓首尊前以盡誠。羅帕現在卿過目，可將畫扇合前盟。王爺言訖揮珠淚，拉下香羅奉玉人。郡主含羞紅粉面，一邊接帕一邊雲。君侯呀，婦人守節是應當，何必相酬來贊揚。奴受大恩方是重，倒應該，尊前跪謝救爹娘。感君不棄香羅帕，可憐奴，畫扇三年亦緊藏。今日重逢花燭下，盟言得遂靠穹蒼。多嬌言訖悲加喜，止不住，紅粉腮邊淚兩行。伸手枕邊攜出扇，就同羅帕配成雙。王爺一見心中悅，手拉著，郡主春尖喜又揚。

啊唷我的賢卿呀，難得個扇帕良緣一朝成就！

新人見說玉容低，回坐牙床扯繡衣。千歲復回姣體並，溫言細語兩情迷。容對著，手雙攜，魂不飛時魄也飛。正在綢繆恩愛處，只見那，江媽幔外轉身軀。帳前繹燭移移好，走出香房要帶門。千歲放開新婦手，呼回相問梵如尼。

啊江三嫂，孤家聞得你妹子也同著上京的，如今住居何處？

江媽見問忙回答，原共千金同出滇。一為當家相待薄，二因濟困取盤川。三來順便尋施主，要化些，點燭燒香供佛前。郡主歸於京兆府，她是個，尼姑不便進衙門。那時進喜幫銀兩，送她到，京內天仙庵內存。前日千金行聘禮，阮大人，也分賞賜與銀錢。真叨郡主王爺福，依靠之人盡得安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點頭長歎應聲言。

咳！倒也難為你遠遠地回到京中，又幫助沿途盤費，諒來郡主在庵內也是梵如照應的了。難得，難得。那天天仙庵房屋原多，但須將幾兩銀子與了當家老尼姑用長生也罷。我那邊有銀，明日叫你兒子拿一百兩，與她自己調排便了。

郡主聞言心內悅，道了聲，感君為妾報人恩。東平千歲微微笑，我不想酬誰代卿。言訖回呼江乳母，你於幔外且消停。江媽答應稱知道，忠孝王，口欲言時又不云。看看新人心動念，思思原配轉傷情。忽然長歎站起身，猛地微顰背手行。眼看燈光雙結盡，由不得，心神一動要成親。咳！怎生區處？燕玉愛卿空守吾，兩年庵內受災魔。今宵盼得成花燭，怎麼好，不與相親反見疏？況復此時更漏下，也無妨，一宵權且伴嬌姝。王爺想到情深處，猛地回呼自暗吁。

啊唷皇甫少華！爾是當今的豪傑，蓋世的英雄呀，爾怎麼一旦昏迷至此？

已是身當不義名，再共新人居一室，少華爾好太無情！休輾轉，勿沉吟，守義三年是正經。忠孝王爺思到此，正容進步揖新人。

啊節孝夫人呀，孤家有一言相告。

當年原配孟千金，她被尊兄逼迫行。替嫁之人蘇映雪，孟小姐，改裝逃出保全身。至今三載無音信，潛避何方竟不聞。孤欲尋時尤未便，現在是，朝廷為我降綸音。頒行天下官員曉，察訪追尋送到京。我已立起三年守，原言不肯再重婚。因卿舊有香羅約，況為孤家又守貞。故此暫成花燭禮，我還要，三年之後伴芳卿。夫人爾是賢良婦，諒肯周全這片心。今日失陪祈恕罪，可叫那，江媽相伴在房門。若然了卻平生願，少不得，伉儷和諧百歲春。燕玉聞聽千歲語，正衣而起吐鶯聲。

啊呀君侯，此事何須作揖。

原來投水是他人，孟府千金現尚生。休說三年當守義，今日裡，完姻也是不該應。妾身非是無知女，此命當從敢不聽。奴亦如君心有願，曾許下，三年長素為雙親。正思清淨方為妙，卻誰知，兩意相同如一心。君守義來奴吃素，事逢湊巧倒安寧。多嬌言訖容含笑，隔幔呼鬟送起身。忠孝王爺心大悅，看了看，笑容面上果歡欣。躬身復又深深揖，說一聲，已守三年謝愛卿。郡主低言休若此，慰勸答禮小王親。東平千歲於特別，攜手溫存一二聲。走出幔前叫乳母，爾須在室伴千金。孤家在此離宮去，江三嫂，可與丫鬟閉了門。乳母已明因守義，含糊答應說知聞。王爺執燭推簾出，竟往那，靈鳳深宮獨自行。郡主欲呼諸婢照，江媽早已掩宮

門。回身走入香房內，低向千金問一聲。

啊郡主，王爺已去了，可要我在這陪伴？

節孝夫人道自然，江媽即去把門關。先來服侍千金轉，然後鋪床自己眠。郡主解衣歸錦帳，擁衾而臥尚微寒。隔幃無語窺紅燭，倚枕而眠掠翠環。暗暗凝思吁口氣，何期此夕尚孤眠。適才並坐情無限，去後淒涼轉悵然。畫扇香羅盟已合，洞房花燭夜何寒？不知他意如何樣，莫非是，棄我猶懷兄長冤。皇甫郎君真若此，教奴這，無家孤女望誰憐。

咳！這也是奴家過慮了，那郎君豈是如此之人。

可敬多情做義夫，三年願守孟姣娥。聲聲軟款溫存我，句句真誠撫慰奴。看見應承如此悅，留連良久不相疏。這般男子人間少，一處多情處處多。專待三年何所礙，奴也可，虔待長素報恩波。於時郡主身安睡，乳母相陪在側邊。不表洞房劉郡主，且談那，王爺歸去伴新圖。

話說忠孝王爺，在洞房中與夫人說明三年之願，自己執著手照回到靈鳳宮來。那廂房中書僮們，因見王爺的上房還點著紅燭，都不敢睡，在那裡伺候。聞得院中行走之聲，忙出廂房迎接。忠孝王便推門入宮，問一聲道：茶可有？書僮應道：預先備在此。遂把一盞龍井雨前茶送入房內，放在手爐上溫著，將帕子蓋好了，然後伺候千歲寬衣。

王爺喚出書僮們，自掩宮扉向裡行。紅燭移於圖畫前，深深作揖叫芳卿。今朝告罪真容下，乞恕我，難逆君親強此姻。雖則和偕劉燕玉，孤家是，仍來靈鳳守三春。望夫保佑卿重轉，也不枉，凝眸細視畫中人。不覺長吁微點首，低言委實勝新人。劉家郡主雖美貌，受過催殘太瘦生。兩頰桃花俱減盡，不如初見小春庭。惟吾原配真稱絕，倒只怕，今古無雙第一名。自然人間非易見，多應天上也難尋。這般一位才容女，孤自然，沒福當來沒福承。

啊唷芳卿呀，不知爾是怎樣一個奇才絕色的佳人！

才又全來貌又全，還能運筆畫芳顏。花容如若非親寫，未必能於這等妍。皇甫少華真薄命，今朝空對畫圖看。卿好比，錦內姣花攀不來。此時魂魄俱消盡，方才寂寞上床眠。心切切，淚漣漣，早晨即起整衣冠。

話說忠孝王早上起來，書僮們伺候梳洗畢。遂命書僮開了箱子，去取出白銀一百兩整。到西邊院中即喚進喜到來，吩咐道：爾拿去與你姨母，這是白銀一百兩，叫她自己調排，好在天仙庵內住居。

進喜於時領了銀，去交姨母不須雲。王爺回入深宮內，作揖堂前見母親。國丈已往前殿去，王妃一見面含春。便問我兒何太早，夜來媳婦可安身？東平千歲微笑，悄語低聲告母親。兒欲三年相守義，昨和兒媳已言明。他因父母持長素，也要三秋了願心。兩意相投伊頗悅，昨宵是，仍於靈鳳歇安身。望娘莫對爹爹說，待孩兒，守過之時再理論。且看行文行去否，倘若是，麗君一到就成親。如其各省回復後，原配存亡定了心。不肖那時由父母，任憑吩咐進房門。如今媳婦持長素，娘可依她這孝心。可令婢傳廚房曉，備兩般，新鮮素菜與她吞。不須爭論多和少，也只要，精潔些兒上得唇。尹氏王妃聞此語，又嗔又笑看王親。

好呀，爾夫妻小兩口商量得好！吃素的吃素，守義的守義，都在一家了！

兩事為娘都不從，哪有個，新人持齋洞房空。定叫媳婦開齋戒，必送孩兒進室中。忠孝王爺聞娘語，欠身無奈懇慈容。母親呀，自幼見蒙父母疼，千依百順愛如珍。近來為著婚姻事，兩語三言就動嗔。父不睬來娘不睬，竟未有，歡容半刻對兒言。孩兒自想無差誤，為什麼，堂上爹娘冷了心。若說不該三載守，也還有，終身不肯續弦人。況兼只等存亡信，此計從容盡可聽。何故母親心復惱，還要那，房中媳婦即開輦。娘如尚有三分愛，依了孩兒這段情。尹氏王妃聽此語，心中不忍氣全平。喚過丫鬟來吩咐，傳言廚下眾人聞。新房肴饌須添素，兩碗雞魚幾色葷。節孝夫人雖不吃，伴房婦女卻須吞。須著急，要當心，素菜烹調味要精。奴婢應聲忙去說，王爺歡喜謝娘親。少刻新人梳洗畢，來參翁姑請安寧。王妃執手慰勸語，媳婦房幃保重身。執性芝田難拗轉，他必要，奏章到後進房門。諸凡自有翁姑在，少不得，勸彼慢慢轉回心。郡主含羞紅了面，一籠翠袖啟朱唇。婆婆嚇，非他執性不同房，媳婦原思把願償。三載持齋須守淨，丹誠方可答穹蒼。如今喜得心相合，媳婦好，盡此微心報父娘。尹氏王妃聞此語，欣然口贊道賢良。其時女伯登堂上，見禮慇懃坐一行。尹氏太妃和媳道，稱贊那，螟蛉義女孝乾娘。新人起謝奇英伯，萬福深深叩倒堂。燕玉夫人忙答禮，慇懃連說理應當。少時郡主回金雀，女伯隨同入洞房。笑笑談談多合意，情如姐妹在雕窗。次日便是三朝到，劉郡主，廟見匆匆日日忙。

話說劉郡主三朝廟見，拜過祖先神佛。又往靈風宮中，謁見過真容，並復到碧鸞宮中，拜拜映雪的靈位，蘇家娘子卻在旁邊回禮。轉身出來，方見禮於王妃親眷及蘇奶奶。王府內外家人婦婢一一來叩見，郡主各有各賞。新房的丫鬟齊出來叩見，武憲王爺與太妃亦皆各給喜封。是日擺酒會親，劉捷夫妻盡皆不至，依舊是阮京兆大人前來赴席。

此刻府內仍排宴，父子齊齊款眾賓。一天熱鬧又黃昏，已過三朝沒事情。忠孝王爺靈鳳歌，日間常去伴新人。或攜或笑相談坐，燕玉香聞頗不清。精潔素肴尤可口，深宮富貴樂天真。晨昏奉侍無稍怠，數日新婦便有名。內外之人無不贊，都誇仁孝與賢能。王妃夫婦多歡悅，有媳承歡慰寸心。自此家庭多吉慶，春光華麗喜盈盈。慢提忠孝皇親府，且表昭陽正院人。

話說中宮王后，一夕朦朧睡去，夢見一位戴九鳳冠穿八卦服的后妃走入宮來。